

Qiu Huadong
Collection

邱华栋文集

中短篇小说

大鱼、小鱼和虾米

邱华栋 著

Qiu Huadong
Collection

邱华栋文集

中短篇小说

大鱼、小鱼和虾米

邱华栋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鱼、小鱼和虾米 / 邱华栋著.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6

(邱华栋文集)

ISBN 978-7-5594-0509-8

I. ①大… II. ①邱…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26264 号

书 名 大鱼、小鱼和虾米

著 者 邱华栋

责任编辑 黄孝阳 王 青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三河市人民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90×960 毫米 1/16

印 张 12.5

字 数 150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6 月第 1 版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0509-8

定 价 32.00 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001 // 鼯鼠人

049 // 相亲

098 // 大鱼、小鱼和虾米

143 // 4分33秒（中篇小说）

鼯鼠人

—

城市，你观察它一般有几个角度。你可以站在地面上去观察它，你还可以飞到高空中去观察它，这时候它完全是大地之上的地衣，漫无边际地向四周漫延。此外你还可以从地下看它，如果你有一双透视一切的眼睛，你会透过城市的水泥和沥青地表，从而发现它的秘密。向下看去，城市的地下有着数不清的管道和隧道，有着蛛网一样错杂的地下电缆和地铁系统。站在一座城市中，你向上、平视以及向下看去，将看到完全不同的景观。

我就很少看到一座城市的下面，我一直没有获取这样的机会。在城市中，我一般总是平视和向上看。平视我一般是为了看人，看行走在城市中的人和迎面而来的车辆。如果是向上看，那么我一定是对一座摩天大楼产生兴趣了。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那些擦拭摩天大厦幕墙玻璃的清洁工（我称之为蜘蛛人）总是城市中一道十分亮丽的风景线，我一般向上看绝不是为了看天空中的白云，我就是为了看蜘蛛人的，我担心他们会从升降机上

或者是悬索上掉下来摔死。从那么高的地方掉下来摔死一般连骨头都会给摔碎了，这样人看上去就像是一张煎饼，你去抬起他的时候他软软的，瞪着悲哀而混浊的眼睛无力地看着你。我一般看到正在工作的蜘蛛人时总是想象到这些。

但是你平视的时候，你经常就会变得心烦意乱。因为很多人，他们比你高或者是比你矮，他们像潮水一样地向你涌来，他们总是充满在你的视线让你无从躲避，他们不停地涌动着，只要你走在大街上，你的目光将被他们完全占据。

我获取了一个观察城市地下的机会是源于一次爆炸。那次爆炸很可怕，它几乎将一条小街道都给掀翻了。这次爆炸的原因是地下煤气管道漏气，因而发生了爆炸，这次爆炸简直就像是给一条街剖开了肚子，露出了城市肚腹的秘密。我经过那里的时候仍旧十分危险，破裂的煤气管道滋滋地喷着煤气，消防人员在紧张地疏散着人群，我逆着人群惊慌的狂乱水流挤到了爆炸现场。在我的面前一片狼藉，沥青路面被从下面剖开了有四十多米长，各种管道都暴露了出来，地下排水系统也被炸坏了，从而使排水不畅，污水急骤地开始汇集，使我目睹了人类污水的全景图。它的各种内容在水的汇集中上下翻腾，令人恶心不已，而且一刹那间我还看见一个不足月的灰白的死婴在污水中盘旋，恶臭在漫延，我后来仓皇地逃离了那里。

一座城市的地下有着城市的另一种秘密，我以为。比如在污水中翻腾的死婴，它的产生和被抛弃有着什么样的传奇？再比如污水中的各种人类的排泄物，它们都是在什么样的情景下产生、经由什么样的渠道，最后都汇聚到污水管中的？人为什么要把它们都深深地排到地下去，从而让它们在黑暗中渗透与消失？自从看到了城市地下触目惊心的复杂面貌的一角之后，我总是做一个噩梦：我就像是那个死婴，从马桶开始，进入了黑暗的

地下污水之中的漂流。整个过程无比漫长，我从一条细小的管道开始，继而进入稍大一些的管道，与其他污水中的各种污物相汇合，然后汇入更为巨大的排水管，就像是在地下暗河之上漂流一样，在黑暗的污水中浮沉，并毫无目的地向前浮动。

二

我是一家报社的记者，这个职业总能使我得以了解到最新发生的事件的真相。但是今天发生了一件让我感到奇怪的事情，我收到了一封信。这封信是用左手写的，它没有贴邮票，但它准确无误地躺在了我的桌子上。信封是用一种再生纸自制的，没有厂标和印量。我一开始以为是同事的留言，但我打开来才发现不是。这封信似乎是一个陌生人给我写来的。

你好！

收到这样一封信，你会感到奇怪的吧？连我也会感到奇怪，为什么会给你写信。但我从报纸上知道，你是一个非常关心城市命运的记者和作家，你对城市、对人类当代生活在这样一个大汇粪池非常感兴趣。我也对城市感兴趣，但我认为人们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在大地上建立的这种巨型积木正在毁灭我们自己。别的不说，你说一座城市每天要制造出多少垃圾？要耗掉多少度电？要涌来多少人群？要使多少人死于空气污染？对城市，我同你的看法不同，宝贝儿。而且说实话，首先我就对地铁感到厌烦，因为它吵着我了，它让我觉得吵，它干扰我了。我就想告诉你这个。此外我还有很多其他的想法要一点点地和

你交流。交流总是有乐趣的。我缺乏交流，但我总是对的。

这封信既没有开头对我的称呼，也没有后面的具名。字写得歪歪扭扭，可以看出它就是用左手写的。但我发现，信纸竟是这座城市于1973年生产的！因为那种双行红线格的信纸格式今天已很少见了。而且墨水的颜色也比较奇怪，它既不是碳素墨水的那种黑色，也不是纯蓝、蓝黑和红色墨水，而是一种紫黑色，像是一种血液凝固后形成的那种颜色。我用鼻子闻了一下，一股奇特的臭气向我扑了过来。

在这样一个空气新鲜、阳光灿烂的早晨，我心情愉快地翻捡信报，却收到了这样一封信。我皱起了眉头。我把脑袋探出小隔间，环视四周。同事们都在忙碌地走来走去，一排排电脑非常整齐，一些电脑开着，有的人在打字拼版，这一切和过去每一天都一样，没有什么十分特别的感觉，但我却多少觉得有些不对劲儿。

这种不对劲儿就是这封信带来的，它有些奇怪，甚至还散发着奇特的味道。它朴素、古老、僵硬，同时还有一种咄咄逼人的警告。我一开始把它想象为是一个同事的恶作剧，但是，这封信却并没有明显的圈套让我来往里钻，那么，它是什么呢？

重要的是，它是如何躺在了我的桌子上的。当然，信封上写着我的名字，可没有贴邮票，没有邮戳，没有写信日期，也没有署名。一个精神病患者的来信。就是这样的。但它又是怎么躺到我的桌子上的呢？

我去询问了信件投递者。这是一个年轻人，他拿起信封看了一下，准确无误地说：“这封信是我放在你的桌子上的，连同其他的东西一起。这封信一大早就放在门内的大桌子上，它不是通过邮局寄来的，它是某个人

放在我分发信件的桌子上，叫我直接投给你的。”

我回到了我的工作间，我决定不再去想这封信。毕竟，它说了一些不着边际的废话。我立即开始忙碌起来。在城市中，信息的聚集与发散也是它的功能之一，我就不幸生活在各种信息的洪流中。从这种意义上讲，我就得每天面对信息的大海。我打开电脑，看着我收到的电子邮件，我进入国际互联网，在网上漫游了一会儿，我又打开新华社和中新社的稿库，看了看新发来的消息。我还查看了深沪两地股市的交易情况，抛掉了一只上涨的股票。我又给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书的女友发去了一封电子邮件。最后，我开始调用各地的记者站发来的新闻，开始做第二天的报纸版面。

这种工作是紧张而又愉快的。我很快就干了一个上午，中午吃饭时间到了，我去餐厅三楼吃工作餐。我端着我的托盘走向几个同事，坐下来聊天，一边吃饭一边谈论起最新的经济走势。吃到一半的时候，我的寻呼机响了起来，我打开一看，这是一条新闻短信息。我们每一个要闻版记者都有一台这种寻呼机，上面有一条让我震惊的消息：

地铁系统中午 11 时 8 分突然瘫痪 供电系统出了故障 发生一死
五伤事故

我愣住了。我放下了筷子，猛然想起了上午我收到的那封信，我站起来就向楼下跑去。

三

整座城市的地铁系统瘫痪了一天一夜，但仅这一天一夜已经使 A 城的旅客运输发生了严重的运力紧张。所有的公共汽车、大巴和小巴中坐着的人都是人。我是在事件发生后不久，也就是在我的新闻寻呼机告诉了我消息后的 20 分钟，赶到了最近的地铁站。在那里，很多面色苍白的人像是刚刚从地狱中爬出来一样，神情紧张地走上了地面。我拦住了一位中年妇女进行采访。

“突然之间，地铁列车车厢内的灯就全灭了，列车也一下子停在了黑暗的隧道中。连列车司机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们 15 分钟后才告诉我们真实情况，是地铁的动力系统发生了故障，也就是说，停电了。他们正在与地面联系，叫我们不要慌。但是在一片黑暗之中，有谁会不慌呢？一些男人用打火机照亮，一闪一闪的，车厢内的人非常多，门打不开，空气越来越闷。我忽然觉得，这一刻我就像被装进了一口棺材里，根本没办法从里面出来。那种惊慌人人都有，慢慢地大家都受不了了，开始咒骂列车工作人员。有人用肩膀撞门，门不开，三十分钟过去了，没有任何动静。车厢内的空气更加沉闷了，忽然，‘哇’的一声，传来了婴儿的啼哭声。我一听就知道，有一个婴儿在车厢里出生了。上车的时候我就注意到有一个孕妇，她人很瘦，但眼睛奇大，又漂亮，肚子很高，像是要生个儿子的，安静地坐在那里。但这个事故发生后，她可能是由于紧张，一下子把孩子生了出来！婴儿啼哭的声音太过突然，大家都愣住了。有大夫吗？我高声喊，有大夫吗？有人生孩子了。没有人应答。但有人开始砸门，因为车里太闷了。这时，门突然开了，列车广播告诉大家，请大家不要惊慌，下车后沿着铁轨走，不要去碰触铁轨，步行出去。人群更加骚动了。‘咱们把孩子母亲抬出去！’有个男人喊。……后面的事我都记不太清了，总之我非常害怕，我们一个

接一个地在黑暗的隧道中向前走，前面一点儿光亮也没有。我们照明就靠打火机点燃报纸。地铁司乘人员走在最前面，他们大声地叫人向后一个个地传话，说不要慌。可谁会不慌呢？我就感到慌乱极了，我们尽量不太出声，一直沿着铁轨向前走。这真的就像是走在地狱里一样，我们在黑暗的地铁隧道中走了一公里，才到达一座站台，整个被困在地下的时间大约有一个小时，这一个小时是最难熬的了。不过，一路上都有那个婴儿在茁壮地啼哭着，声音非常响亮，就是这个婴儿的愤怒啼哭让大家有了勇气，得到了安慰，我们才得以从地下爬出来。”这个中年妇女神色稍稍缓和了一些。

“那个母亲和她的婴儿呢？”我问她。

“刚才已被站台的工作人员送到医院去了。那个母亲失血过多，又受了惊吓，也不知有没有危险。”

我谢过那个中年妇女，继续向地铁站内走去。站里仍旧有人不停地向外边冒出来，就仿佛地下突然开始生产人类了，他们层出不穷地向外涌现。这使我想起来美国诗人庞德有关地铁车站的那首诗：“人群中许多面孔的突然闪现/一个枝条上许多湿漉漉的花瓣。”是的，这一刻我逆着人流向前走，我看到了很多张脸、各种各样的脸，他们真的像是一个枝条上许多湿漉漉的花瓣，而且是一些极度惊慌和恐惧的花瓣。

我又采访了一些人，我想我的报道一定要引述很多亲身经历者的目击感受。后来我找到了地铁总指挥部，他们正在紧张地进行疏散人群。“就是地铁动力系统出了故障，也就是说，电源被切断了。我们正在查找事故发生的原因。我们会尽力尽快地恢复秩序的。”地铁抢险总指挥告诉我。

“请告诉我伤亡的情况。”我问。

“有两个人死了，受伤达十七人。两个死者一个死于推搡拥挤，他的大脑撞在了铁轨上；另一个死者是个产妇，她大出血，刚刚死在救护车里，这个消息是刚刚传来的。受伤的十几个人伤得都不重，都是在地铁隧道中向外走时受的伤。”

“为什么非要叫大家向外走，而不抢先将动力系统修好？”我问。

“因为我们找了半个小时的事故原因，也没有查出来为什么断电。”总工程师十分沮丧，“也许是这座城市的地下管线太多、太复杂了。我们还在继续查找。”

第二天上午，我又收到了一条新闻讯息，说是地铁系统又正常运营了。我打电话采访那个头发花白的老工程师。“……说实话，是地铁系统自动恢复了动力系统，也就是突然地，电又来了。地铁又可以开动了。我想……想不出这是为什么。这个你们不能报道，无论如何，地铁停运 24 小时，又再次开通了。这就够了，对不对？”

挂断电话，我望着桌上那封没有署名的信。我相信了这个人的话。这个写信来的人肯定不是疯子，他是一个极其聪明的人。也许还是个女人？总之，他只是做了一个警告，向城市进行了一次小小的示威。他是有这个能力的。这是一个极其可怕的人吗？仅仅因为地铁吵，就要破坏地铁，造成两死十七伤吗？要不要向公安局报案呢？我苦苦地思索着。我隐隐约约地觉得，这个人还会和我联系。也许他还会干出其他惊天动地的事来，但他一定会和我联系的。因为他说他“缺乏交流”，可见他比较孤独，他有想法，但也许正在孤独和疯狂的边缘徘徊。我期待着他和我联系。

四

第三天早晨，我来到了办公室。打开电脑，上面有电子邮件发来的指示灯在闪烁。我打开电子邮件，只有一句话：“请看你的抽屉”。

我打开了抽屉，一眼就看见里面又有一封信。信封和上一次一样，我按捺住狂跳不已的心情，撕开信封，信纸——这次是1968年生产的一种黄色信纸，我读了开来：

你好！

我让地铁系统瘫痪了一天，这样我就睡了一个好觉。因为我总是觉得吵。在我身边，到处都是声音。那些声音搅得我不得安生。那些声音有盖大楼时的打桩声、地铁飞驰而过的呼啸，还有其他各种声音。城市就是发出各种声音的集中场所，它总是吵我。它惹怒了我，我就让地铁系统瘫痪一天。我是有能力的，对不对？我有不少想法想和你交流，比如我认为现在的医院实际上是一个假性屠宰场，我看到了医院的下水道系统排出的污水，里面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甚至还有人被割下来的各种废弃的器官，它们大多数都有问题，人们不再需要它们，可为什么都要通过污水排到地下？它们太多了，它们也太脏了。医院就是一个屠宰场。另外，你对中关村刚刚举办的高科技国际周怎么看？有那么多的电脑和高科技专家都汇聚在那里，向人们展示最新的高科技产品。我也去看过，见过他们，并索要了他们的地址。你猜我对这些家伙们怎么看？他们都是疯子，正在把人类引向更为疯狂的地步。电脑，一种多么可怕的东西！它像监视器一样爬进了每一个人的家庭，然后向你们散布信息垃圾，电脑把人带入了一种速度，这种

速度太快了，不适合人类。我准备惩罚他们。我听说有一个美国人惩罚过他们。但这个美国人被判了刑，并给关了起来，人们都说这个叫卡辛斯基的人是个疯子，实际上他最清醒。人类已进入水火煎熬之中，这是毫无疑问的。我们被电脑、航空航天工业和生物技术带入了一片可怕的境地。我要惩罚这些人。不过，到时候我恐怕还要请你帮忙呢，因为借你的笔和版面，你可以把我有关人类目前处境的思考都表达出来，但是现在不行，现在我只是和你进行一点儿交流。我现在还不能给你发表言论的机会，因为时机不成熟。我不能和你见面，但我会经常和你联系的。我静静思考了五年，现在，我决定出山了。

这封信照旧没有署名，墨迹很浓，像一种油漆漆上去似的，我闻了闻，闻出了那种类似淤泥一样的臭味儿。但是这封信是如何到了我的抽屉里的呢？我仍旧无法想通。我又面对电脑，想要查看一下电子邮件是从何处发来的，但是电脑屏幕上显示出发信人并不想让我知道从何处发来的提醒。我查不到它是从哪里发来的。我在苦苦思索着。毫无疑问，这个向我写信的人是城市中的一个偏执狂，一个冥想者，他躲在这座城市的某个角落给我写信。他说他“思考了五年，现在终于决定出山了”是什么意思？这句话的意思难道不是他要制造一些耸人听闻的事件吗？他要惩罚那些电脑专家，他会如何去惩罚他们？他会像卡辛斯基那样向他们寄邮包炸弹吗？想到这儿，我不禁有些紧张。我们的高科技产业才刚刚起步，我们的电脑专家还非常稀少，他会对他们怎么样？从他制造的这起地铁瘫痪事件来看，他已经是一个罪犯了。

我希望我能够和他取得联系。但是看来他现在还不想和我联系，因为他虽然给我发来了电子邮件，但并不想让我知道他的网址。我又去问了一

下信件收发员，他告诉我他这一次没有见过这样一封信；也没有向我的抽屉里放过信。那么，看来这封信是他亲自送到我的办公室来的。想到了这一点，我不禁有些毛骨悚然。

在我们报社的编辑中心电脑工作平台里，一百多台电脑分成了十几排。现在，这些电脑都打开了，很多记者在电脑前忙碌着。但我就是觉得有些不对劲儿。是的，是有些不对劲儿。有人已经给我发来了两封信，但我还不知道这个人是谁。毫无疑问，他已经开始了他周密计划的一部分，他已经先走了一步。已经死了两个人了，他还会让多少人死去？在整个事件中，我在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又有什么作用？他为什么只选择了我作为他的对话者？这对我有危险吗？我会遇到什么样的危险？生命危险吗？

我坐在电脑前开始给他写信：

不知名的朋友：

首先感谢你对我信任，是的，你是信任我的，要不然，你不会给我写信，告诉我你的所思所想。我看了你的信，觉得有必要给你写一封回信。我同意你的部分观点，比如城市，尤其是大城市都有城市病，全世界所有的大城市都有环境污染、交通堵塞、吸毒卖淫等病症。但是，正如再健康的肌体都会有病症一样，城市也不例外。城市化与城市生活是我们走向现代社会的必由之路。另外，高科技加快了我们生活的步伐，也加速了信息甚至是信息垃圾的传播，但它使我们进入了一个人类文明共享的信息世纪。这是人类的美梦！它正在变成现实。在今天，发达的交通与信息高速公路、商业外贸流通和金融、服务业使我们很快地享用到了人类在今天创造的各种文明成果，虽然这种高速度

的发展也有很多负面的东西，但发展仍是人类的主题。我想电脑专家们干的正是为了人类更好地发展的事业，他们是这个时代的弄潮儿。

我认为您已经犯下了破坏公共设施罪，因为，你使地铁系统瘫痪，造成了两死十七伤，其中还有一位刚刚生下了孩子的妈妈，您这是犯罪。我想，您为什么不去向公安局自首呢？这可能会使您获得宽大处理。我同时不希望您“惩罚那些家伙”，否则，您就走得太远了。我们为什么不找个机会坐到一起，一边喝咖啡一边好好聊聊？也许那样我们会交流得更好，因为交流毕竟是双向的，在您向我表明态度和看法的同时，我也应该向您表明我的看法，这样我们的交流才会有效果。

此外，我对您是如何将信送到我的办公室的一直持有浓厚的疑问，因为我们的办公室白天大家都在忙，到了晚上又有保安值班，您是怎样把信放到我的抽屉里的？不知您可以告诉我吗？

你的朋友 × × ×

我写完了这封信，把它打印出来，装进一个信封，上面写“不知名的朋友收”。我把它放到了我的抽屉里。我希望他能取走它。但是接连几天，它都在那里，而且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一周后的某一天，我又来到办公室，打开抽屉，发现那封信不见了！

五

是的，我写给那个人的那封信不见了。看来是他拿走了那封信，是他亲手拿走了那封信，可是，他是如何进到我的办公室的？他又是怎样消失

的？而且，他也没有给我留下只言片语。在那封信消失的日子里，我希望他不久就给我回信。我也忽然从内心深处产生了一种交流的渴望，我想和他谈话，和他见面。我发现我的内心之中已经产生了一种恐惧，就是我忘不了他在信中告诉我的，他要惩罚电脑和电子专家。但是，大约过了一个月的时间，我既没有收到他给我写的信，也没有任何关于电脑专家遇害的消息。我开始密切地注意这方面的动态。在报社，我已变成了一个心怀秘密的人，我现在还无法将我所遇到的事告诉同事，我必须独自去面对他，面对这个人。

我甚至还担心我给他写的信中的措辞他不能接受，比如我认为他在制造地铁瘫痪事件中已经犯了罪，他会承认吗？毕竟有死有伤，这一切又都是他造成的。他又会如何报复我呢？毕竟，从平时看到的很多西方电影上我们知道在现代文明生活中变得疯狂和危险的人是非常多的，但当他有一天出现在中国的大地上，出现在我的身边时，我多少还是会感到吃惊。

我每天翻阅《法制晚报》，有一种直觉迫使我经常去翻阅它，我要从每天发生的凶案上去发现蛛丝马迹。又过了十天，我终于从这张报纸上读到了我所关心的消息：

著名电脑专家何梁尸体被发现

（本报讯）记者姚小娜今日上午10时报道，已失踪二十二天的电脑专家何梁的尸体在通恩河的入口处被发现。经尸检后法医认为，尸体距死亡时间已超过二十天，尸体已高度腐烂。何梁是我国著名的电脑高科技专家，由他领导开发研制的电脑软件已占领了我国电脑软件市场的28%，他生前担任河海集团公司的执行董事和科技部总经理。